



华夏英才基金学术文库

中石

访谈

黄殿琴◎著

惟恍不暖
中石

北京电视台《7日7频道》制片人黄殿琴女士
与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的访谈录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华夏英才基金学术文库

中石

访谈

黄殿琴◎著

惶恐不暖
中石

北京电视台《7日7频道》制片人黄殿琴女士
与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的访谈录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石访谈 / 黄殿琴著. — 北京: 中央编译

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7-5117-1116-8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欧阳中石 - 访问记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2053 号

中石访谈

出 版 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邓 彤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 (总编室) (010)52612361 (编辑室)
(010)66161011 (团购部) (010)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66130345 (发行部) (010)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国邦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154 千字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66509618

代序

智者如圣

张同吾

我不断审视自己，资质一般而命运却好，在人生路上总遇高人薰陶或是贵人相助。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有过21年教师生涯，其中8年是在北京通县师范学校度过的。这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校，迄今已历经百年沧桑，一代宗师王国维在民国初年曾在这里任国文教师；建国后第一任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曾任历史教师；著名作家从维熙、房树民于五十年代在这里就读。最近即将出版一本纪念文集《百年通师》，约请欧阳中石和我为之题辞，我以欢愉的心情忆起种种往事，写道：

“百年名校百年功，总有琴韵伴书声。每忆执教台前事，春花春雨识春风。”在通师度过的岁月里，对我的人生命运产生过深刻影响的那便是欧阳中石先生，他的智者眼光和仁者情怀都不寻常，终生与之交往，也终生感到温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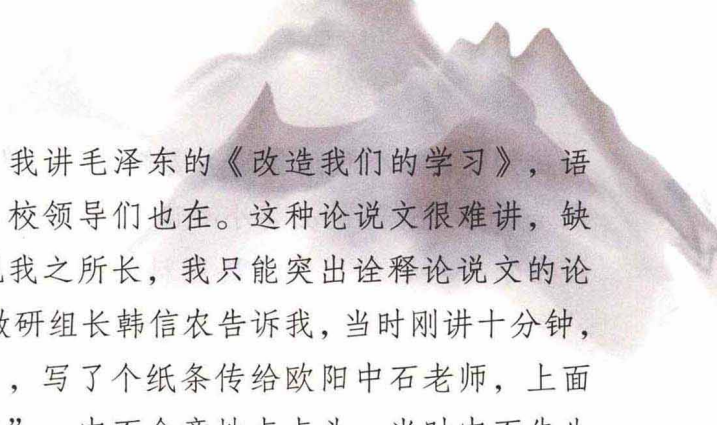
今日欧阳中石已被誉为国宝级书法大师、京剧艺术大师和逻辑学大家，可谓名声遐迩，为全国文化界所瞩目。大约五、六年前我与妻子去看望他，恰巧遇到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送来一叠照片，其中一张琴师专注地拉着京胡，中石先生的神情，都融入《空城记》的情境之中，虽未上妆，却已有诸葛亮羽扇纶巾、谈笑自若的风采。去年春节前夕，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受胡锦涛总书记委托去看望中石先生的报道，他与夫人张茵京都刚过80岁寿辰，头发虽已斑白，却是精神矍铄、笑



容可掬、满面春风。

46年前，我曾与中石先生相识，并且同台执教，以后一直与之交往，从而受益良多。我1962年毕业后派往北京通县师范东校教三年级语文，通师东校的原址是通县女师，在运河之畔，燃灯佛塔的近旁，穿过几条宁静的街巷，便是幽深的院落，松墙、回廊、树丛和一排排的教室、会议室、宿舍，以及有400米环型跑道的操场，都能显现当年的规模。校牌“通县师范学校”出于大书法家谢无量之手，朴拙而见风骨。一年之后，这里划归通县三中，我们迁入中山街的西校，校牌改为“北京通县师范学校”，由我出面请郭沫若题写，前几日我与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聊天时，对她说起当我还是戴红领巾的少年，出于对郭老的崇拜，经常徘徊在她家门前，以期向郭老求教诗的奥秘，那时她家住西西南大街大院胡同，而并非今日的后海前街的“郭沫若故居”。正是那时的登门拜访，方有十年后相求为之题写校名的机缘。

居住在通师东校这所幽静的庭院中，感到悠然怡然，我的性格既有严肃认真的一面，又有放达无羁的一面，何况在我心灵深处意识到，随着教师生涯的开始，便意味着文学之梦的破灭，因而更显现出我行我素，所谓备课仅仅是看看课文而从不写教案，上课时海阔天空侃侃而谈，这种做派为规范的教学秩序所不容，何况我曾戏言：“在这所学校里我只认识乒乓球室和总务处。”在汇报成风的年月放个屁都会有人告诉领导，一位好心的教导主任曾问我是否讲过这话，我说，“是啊，打球为健身，到总务处是领工资，这不为怪，我若天天跑校长室才不正常哩！”他只是一笑置之，并告诫我别那么散漫，“书记和校长对你印象不好，要把课讲好，改变领导的印象。”过了不久，领导为了考察一下我们这批刚毕业的年轻教师的教学水平，要



求每人讲一次公开课，我讲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语文组全体教师来听课，校领导们也在。这种论说文很难讲，缺乏抒情意味，不能显现我之所长，我只能突出诠释论说文的论理性和逻辑性。课后，教研组长韩信农告诉我，当时刚讲十分钟，他便感到“不同凡响”，写了个纸条传给欧阳中石老师，上面写了四个字“此人不凡”，中石会意地点点头。当时中石先生在通师西校教语文和书法，东西两校相隔四五里，虽然同属一个语文教研组，开学月余始得与之相晤。但从我来校报到之日起，便闻这位传奇式的人物，4岁学习书法，熟临汉隶魏碑三王，融百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既雄浑劲健又潇洒飘逸。他读初中时拜于“四大须生”之一奚啸伯门下，嗣后便成为奚先生的入室弟子和传人。稍懂京剧艺术的无人不知，在我国现代京剧舞台上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同时有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四大须生”构成京剧史上一代鼎盛。其中奚派唱腔以委婉细腻、清闲儒雅著称，我想既然中石先生如此造诣高深，一定高傲不群，没想到这次得瞻尊颜，竟然如此平实谦和，他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动作灵敏。正值中秋十月，他穿一件中式深色外衣，戴一副黑边眼镜更显得平淡无奇，下课后他对我说：“张老师的课讲得真好，受益匪浅。”他长我11岁，却称我老师又呈由衷诚恳之状，给我第一印象，此公道行深矣，的确超凡。

这等超凡人物，为何沦落到京郊一所师范学校教书？那是个很特殊的年代，1954年中石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是哲学泰斗金岳霖教授的高足，毕业时欲留校任教，由于出身自富庶人家则罪莫大焉，只能发配到河北省一所农村中学任教，语文、数学、体育、写字一身数任。这真是一段荒诞的历史，中外古今所罕见，以出身贫富论好人坏人，自称祖宗三代都是



一贫如洗，从小我跟我妈去要饭，就可以腰杆挺直、风光无限，凡是“出身不好”的必将小心谨慎、低眉顺眼。中石教了两年村学，因在京有年迈的母亲需要照料，反复申请调到离北京市最近的“河北省通县师范学校”任教，1958年通县划归北京市，遂改为“北京通县师范学校”。当时我虽年轻，少谙时世，但也能理解像他这样有才华的人在一个城镇教书，必然更加引人注目而难以生存。相识之后，只觉他待人是极其谦和，甚至有些木讷，不论什么人在什么场合同他交谈，他都是恭而敬之洗耳聆听，有时频频点头表示心领神会，有时从惊诧到欣喜表示顿开茅塞，有时木然呆痴，表示难以理解。那时向他索字，都是有求必应，甭管是做饭的师傅，赶车的把式，您要字说一声，他就会送上门去，至于您是用来糊窗户还是生炉子，他是从不在意的。与其说他健谈，莫如说他话多，凡是文学掌故艺坛轶事他能说得绘声绘色妙趣横生，凡对大事——国事政事校事人事，则一律不知，一律不懂，或怔怔地听着，或提一两个不着边际的问题。因其糊涂人们只能同他谈闲话说笑话，不愿跟他谈正经事了。许多人都喜欢郑板桥的名句：“难得糊涂”，而真正做到“糊涂”的人太少了，太多的人是聪明外露，甚至并不聪明却也自我感觉良好，每遇某种机缘，就不可按捺地显露。我曾对中石先生说：“您真修炼到家了，难得糊涂。”他听后如同刘备在“煮酒论英雄”那样佯装大惊失色，忙说：“哪里，哪里，您谬爱了，我是真糊涂，其实郑板桥说的不对，人世间是‘难得明白’，做明白人洞明世事，多么令人艳羡啊！”中石的糊涂，还表现在他每次发言都表达不清。他是逻辑学家，著有《开拓智力的逻辑》、《教学中的逻辑》，一部浩繁的《中国逻辑史》自隋至明的部分均是由他撰写的，可是他说话很少合乎逻辑，会上发言一向是支支吾吾不知所云。如果想总结其“反动言论”，

也便无法归纳其中的意思了。当然，也有个别时候他是说得清话的，而且表现出缜密的逻辑思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一张大字报说他思想反动，因为中石者乃中正与介石之合也，因而勒令他更名。我去逗他：“欧阳老师，改名儿不？”“不能改。”他回答得坚决。“顽固不化？”“不，一改就说明人家说对了。”虽然他仍嬉笑着，终于说了一句明白话。

中石先生与我是球友，都是“通师教师篮球队的主力”，他身高1.6米，篮球打得入神入化炉火纯青，在北大读书时有个“高人队”是正式校队，还有“矮人队”同样赫赫有名，而他是“矮人队”中锋。他打乒乓球是横握球拍，左右开弓，上下翻飞，与我较量互为伯仲，说得夸张一点，当年我的球技近似专业水平，曾与姜永宁（庄则栋之前的全国男子单打冠军）比赛，我以16:21和17:21败北，他没认真，但也没敷衍。我与中石等人组成乒乓球队，打败全县无敌手。只有打球的时候他是轻松的，忘却尘世烦恼，忘却人世凶险，进入酣畅淋漓之状。几乎每天中午我都与他鏖战，有一次我下午有课，放下球拍赶赴教室，竟然想起课文中尚有两个字我不认识，急忙请教中石，他瞬时一怔，说：“真对不起，我也不认识。”这时他是从球场还原回社会的欧阳中石，他何尝不知“救场如救火”，但他必须保持格外谦虚谨慎之状！表示出：连您都不认识的字，我岂敢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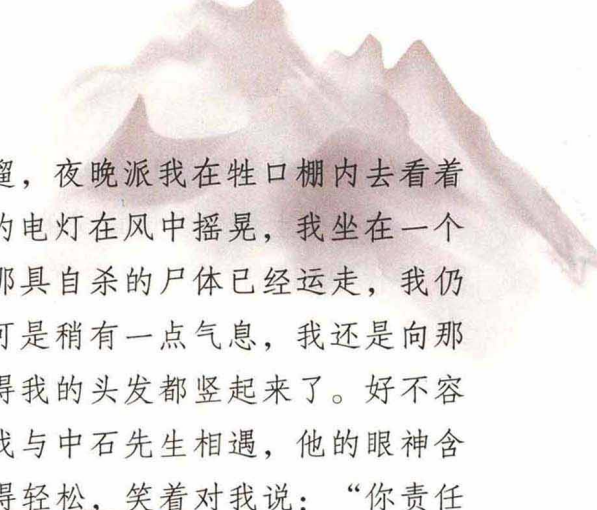
在相处经年的耳鬓厮磨中，他渐渐了解了我的为人，“是挚诚坦率而非城府深邃的人，是晴天雨日都可以信赖而非在困难的日子便抛开朋友的人。人生道路漫长曲折，走在路上有这样的朋友作伴，会生发勇气和力量”（阿红：《序张同吾〈诗的审美与技巧〉》），他同我交流便松弛多了，也常讲许多文史大师的掌故趣事，也向我坦露在他“糊涂”遮掩下的明彻和智慧。他实为聪明绝顶的人，少时是靠听唱片学会了奚派京剧《失



空斩》、《李陵碑》、《宝莲灯》、《哭灵牌》、《白帝城》、《坐楼杀妻》等多种剧目，后经奚先生耳提面命、薰陶指点，达到声情并茂惟妙惟肖。他告诉我：“只有大演员，才能演大人物。”大演员，绝非只是技艺精湛，首先要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开阔的精神视野和深刻的历史感悟，才能走进历史、走进政治、走进人生遥渺而又真切的世界。我曾看过中石先生在舞台上以传神的气质和风骨，再现了刘备和诸葛亮的形象，在一颦一促之间，在举手投足之间，我看到一个更真实、更丰富的欧阳中石。

中石先生十分简朴，年轻时几乎没有穿过较好质地的衣服，粗茶淡饭，时至今日只要有红薯上桌，他便目不斜视了。当年我曾怀疑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以示平民意识，看来也是一种本色。他同时又是十分达观的，在“文革”中后期通县师范解散，全校教师被轰到“五七”干校劳动，那是1970年2月20日，天上飘着雪花，天冷心更冷，我们被装上卡车送往河北省三河县的农村，所谓“干校”是在前不着村后不着甸的一片沙土地上，盖起了几排平房。每20人一间房，上下两层大连铺，10个年轻人睡上铺。背井离乡前程茫茫，当夜无人入睡，即将天亮时分只听一声闷响，然后就是细碎而匆忙的脚步声，更添几分恐怖。起床之后便听说，有个被打成“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终不能忍受拷打和凌辱，想跳楼自杀又无楼可跳，想喝毒药又无药可喝，便趁人不备爬上旗杆，头朝下一跳而获解脱。“干校”的管理者派人将死者用草席一卷暂放牲口棚内。我们这些新来的干校学员（亦称“五七”战士），经两天沉闷整顿，认识劳动锻炼对于脱胎换骨思想改造的重大意义之后便开始劳动了，有的去挖水渠，有的去上山搬石头，有的去铡草，有的去掏粪炕，五花八门，我被分派一种特殊的工种：刚刚骗了一头驴，兽医怕它的伤口受到感染，在五天五夜之内不能让它躺卧，白天派通





师一位年长的副校长去拉着它遛，夜晚派我在牲口棚内去看着这头驴。北风呼啸，一盏昏暗的电灯在风中摇晃，我坐在一个破木凳上看着这头公驴。这时那具自杀的尸体已经运走，我仍不敢看那个曾停放他的角落，可是稍有一点气息，我还是向那个黑暗的角落窥望一眼，我觉得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去排队吃早饭时我与中石先生相遇，他的眼神含着深沉的关切，转瞬之间又变得轻松，笑着对我说：“你责任重大，十分光荣。”我却苦笑，你还有心开玩笑！

十年凄风苦雨终于结束，我们共同迎来一个崭新时代的早晨，在80年代初我和中石先生都先后离开通县，我先在高校中文系主讲中国现代文学，后又调入中国作家协会，专事诗歌创作的宏观研究。中石先生在首都师大创建了中国书法研究所，亲任所长（后改为中国书法研究院，亲任院长）。该所设立博士学位，他是我国第一位书法博士生导师，文化界、新闻界用惊异的目光关注这位传奇式的学者是怎样将才华纵横的书法家、技艺精湛的京剧艺术家、学识渊博的戏剧理论家和独有建树的逻辑学家集于一身的。内地和港台报刊对他的报道连篇累牍，其书法润格一字万金，仍然求者若渴，他以各种方式闭门谢客，仍无法阻塞景仰之情，于是名山大川刻石刻碑，楼阁亭榭艺苑名园楹联题签，我相信真是“文章身后事，千秋万岁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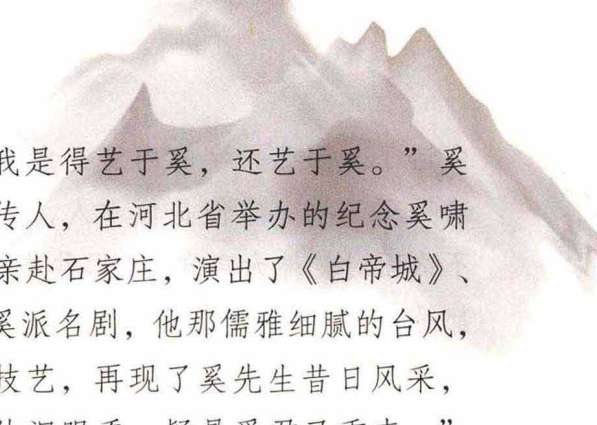
中石先生的古典诗词功底深厚，律诗和散曲都写得不仅工稳而且富有情韵。他曾亲书述怀诗三首赠我，第一首是“江河日夜流无益/涸旱积年浪自翻/大度天心宽似海/浑将得失等闲看。”这是他的人格精神的外化，从中也看到哲人的深邃和冷峻。这时他的书体也有嬗变，虽仍神彩飘逸、却融篆、隶、行、草于一炉，魏碑韵味更加明显，体势雄健、刚柔相济、变幻无穷。我感叹，是一个清明而宽松的时代，开掘了他的才华的潜能，



让他的艺术生命飞腾！

中石先生是个多情重义的人，尤对至交更是倍加珍惜友情。80年代中期他住在东四南前拐棒胡同，与我家咫尺相隔，偶有余暇便去同他聊天，他几次说待清静时好好为我写个条幅，可是他家总是车水马龙、宾客盈室。有一天傍晚难得清静，要赠我一个四尺条幅，正铺开宣纸有待挥毫之倾，他的夫人张茵京从内室走出，问他给谁写字，我说是给我的，她笑问：“交润笔费，四尺两万元，我不赊张！”我说：“一手交钱一手交字，写完就给！”说罢三人哈哈大笑。中石先生叼着烟（后来戒烟了），右手持笔左手扶案，仰目思忖片刻，便写了12个大字：“行止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题跋为“庚年岁末书奉同吾弟雅念”。我挺感动，对他说：“人之操守您写尽了，我之情愫您写尽了，知我者欧公也！”说罢，又是大笑。

中石先生多情重义，中国文化的精髓几乎融入他的血液之中。自从他成为奚啸伯的入室弟子，几十年间师徒感情笃厚、亲密无间，且二人性情相投，于功名利禄都很淡泊，最大乐趣便是沿着蜿蜒山径去攀登艺术的峰峦。“文革”十年，师徒二人身居异地都入“牛棚”深受磨难，鱼雁中断，相思之情难以掩抑。1976年欧阳中石便悄悄地到石家庄看望师父，10年相别恍若隔世，奚啸伯昔日风采已荡然无存，站在他面前的是位骨瘦如柴的老人。这次见面真是聚也依依别也依依，告别时，老人喃喃地说：“中石，我不难过，咱们都别哭。”而中石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了，他走出门去又猛然回屋扑在师父膝下痛哭失声，老人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他的头，眼泪簌簌地落在他的头上。这次相别竟成永诀，翌年奚先生溘然长逝，在弥留之际他给中石写信道：“诸子中唯孙儿中路尚可造就，望厚待严教之。”欧阳中石牢记师父重托，对奚中路的成长付



出了许多心血，他常感慨：“我是得艺于奚，还艺于奚。”奚先生虽已作古，奚派艺术却有传人，在河北省举办的纪念奚啸伯75岁诞辰活动中，欧阳中石亲赴石家庄，演出了《白帝城》、《龙凤呈祥》和《坐楼杀惜》等奚派名剧，他那儒雅细腻的台风，哀婉悲伤的唱腔，洒脱精湛的技艺，再现了奚先生昔日风采，难怪有人赋诗称道：“台帘启处泪眼看，疑是奚君又重来。”大约三、四年前的“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录播一些全国政协委员唱京戏的情景，后来，我对中石说，他们几位都唱得好，虽是票友，甚至有的可达到专业水平，但唯独你唱得最讲究，什么字正腔圆、声情并茂之类的赞语，是对艺术大师的贬低，唯独“讲究”，方可说明熨贴天成、妙不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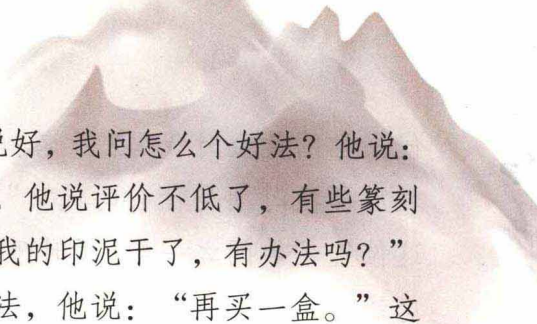
我十分敬重中石先生不卑不亢、不矫不饰、自尊自爱的做人风范。大约是80年代后期，在他家中，他特意让我看到了一件我们大家敬重的世纪伟人写给大画家李可染先生书信的手抄件，大意是说：您曾为我画过一幅耕牛图，至为喜爱，一直挂在客厅内，文革中被遗失甚为可惜，相烦在您方便的时候，不知能否再为我重画一幅，我将以薄礼相赠，以表谢忱和敬意。看完信我俩都赞叹不已，这才是一位伟人的气度与风范，他的谦诚表明了他文化素养与个人品格高尚。接着，我又看了可染先生回信的抄件，大意是：大礼拜悉，索画之事理当从命，但手边尚有前已承应的几幅未作，待完成之后即当遵嘱为您画牛。看完这封短简，同样令人惊叹，仿佛顿时懂得这便是文人风骨。一位是身居高位却不居高临下，而是如此尊重别人；一位是布衣书生却不诚惶诚恐，而是不卑不亢、崇尚礼仪又谦和真诚。这说明他推崇这样的境界和人品。

一个崭新的时代，还原了中石本色，他感到天宽地广了，可爽声大笑，可纵谈古今，可指陈书家真伪，可以不断说点明



白话了。因此，字的内涵也愈丰富，既不张狂也不萎缩，既深邃又不匠拙。字便是他本人，堂堂正正站立在天地之间，不矫不饰面对乾坤大声发言，那种浩然正气和潇洒风流的美的神韵，都是不遮不掩、溢彩流光的。当然，他还是他，仍不把话说满。几年前，有一次闲叙，他告诉我，有人拿了几幅署名启功的字，去问启功先生是否他的真迹，这位书界泰斗说：“这些字不是我写的，但都比我写得好！”中石说他喜欢这种风范，同样不断有人拿着他的仿制品去请中石辨识真伪，他总是说：“不是我写的，但感谢这些朋友替我扬名。”他说话非常委婉，机智而幽默，却永远不失真诚，十几年前有位初识的朋友吴同宁向我求字，我慨然相赠。他笑道：“您比我有勇气！”我说此话怎讲？他诚恳相告吴同宁是吴玉如先生的小女儿，是吴小如之妹。”我恍然大悟，自己做了一件真正“班门弄斧”之事，吴玉如是当之无愧的大书法家和金石家，当年蒋介石相求篆刻名章，被他拒绝，原因是“我与你并不相识”。建国之后一位伟人相求他以同样缘由而婉谢，唯独周恩来的名章出自他之手，因系“南开同窗”。他只认友情，而不认官位。我把自己的所谓“书法”，送至吴家，还不够有“勇气”吗？这真让我羞愧之至了。吴先生的风骨是中国文人的典范，也令人感慨系之，当今的文人墨客书生学者，不乏趋炎附势之辈，不乏投机取巧之徒，为发作品，为评职称，为争一官半职，去请客送礼、去弄虚作假，至于文坛诗坛混子，到处招摇，就更不在话下了。即使未必如此下贱，有几人能做到吴玉如先生、李可染先生这般浩然正气！中石向我讲这些故事，表明他的人生信仰。中石与我的闲谈，也是一种性灵和人格的陶冶，他的做人和作书，我仅仅学到一些皮毛，却也受益匪浅。

中石说话悠然而然十分幽默，3年前我拿了几方印章，向他



求教水平如何，他反复端详，连声说好，我问怎么个好法？他说：“字都认识。”我说你说的太刻薄，他说评价不低了，有些篆刻根本不认识！还有一次我问他：“我的印泥干了，有办法吗？”他说：“有。”我洗耳恭听有何妙法，他说：“再买一盒。”这都是非常友善的幽默，但他察觉到对方用心叵测时，他的幽默就会含戏弄了，80年代末他与刘海粟大师到香港讲学，电视台对中石进行采访，主持人问他，现在是电视直播，你讲的话全世界都能听到，您能讲一句深藏内心的话吗？中石说：“不能讲。”问：“但讲无妨”，中石说：“在这里讲不合适。”主持人反复启发他讲真话的意义，中石问：“非讲不可？”主持人：“您一定要讲，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只要是您讲的都有意义。”中石：“好吧，那我就说吧，我最想说的久久深藏内心的话是共产党万岁！”主持人大失所望，中石虽然暗喜，却不露声色。

在耳鬓厮磨之中，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对我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1979年3月我调入北京师院（分院）中文系，经半年备课，自9月开始主讲中国现代文学。过去诸多文学史版本，对于巴金、老舍、曹禺的经典作品，都从政治思想和阶级观念出发，在不同程度上掩映了人性光辉，而人性是永恒的文学之魂，我从社会性和人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重新解读这些作品，并声言3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史（1919—1949）的黄金时代。这一年打倒“四人帮”已3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冻结的思想开始回暖，而思想僵化又积重难返，可谓之乍暖还寒。我的讲课让学生们耳目一新，个别人却表示异议，便汇报到学院党委，说我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因为历来认为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达到中国现代文学的顶峰。这是一种有悖文学实绩的政治判断。院党委的领导找我谈话：“您是讲过30年代是中国现

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吗？”答：“是。”“那么请问毛主席《讲话》之后那段时期是什么时代？”便脱口而出：“那是金刚钻时代。”这位院领导闻之一笑，顿时哑然。我以欧阳中石式的谦和对他说道：您还想问什么吗？若没有我便告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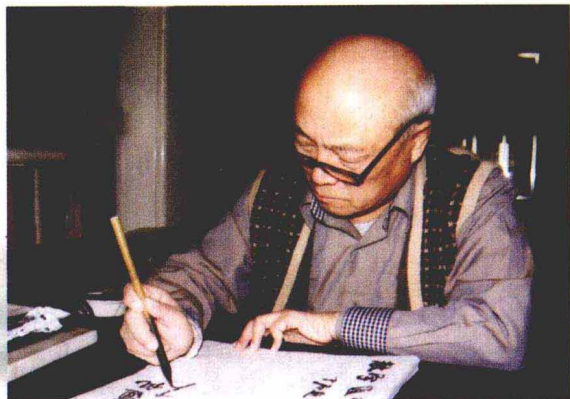
前几天，中石先生曾托人传信，说许久未晤很是想念，方便时请我去坐坐，正巧中国作协的《作家通讯》要刊登我的所谓书法作品，并要求附一位书法家的简短评语，我便于3月23日下午登门造访。故友重聚，欢愉之情溢于言表，抚今追昔，海阔天空，意也悠然，情也陶然！关于写评语，我请他口授由其弟子记录即可，而他却要亲自伏案手书以表尊重，而切入角度又是别开生面：

吾弟作书，才气横溢，近日读来，沉著而酣畅，欲乞有所惠赠，但竟终不获允，可恼，可恼！将来，亦必礼尚往还，因数语为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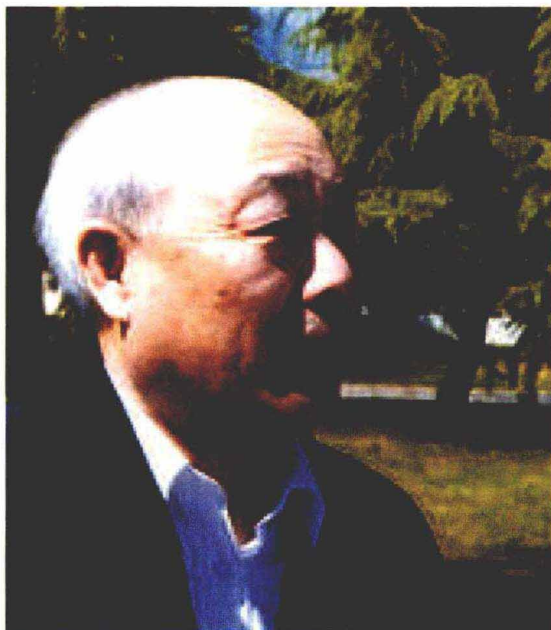
中石惟恐有忘，特作此志。

刊载他的评语时我有《同吾附言》：

中石先生，亦师亦友，转瞬已相识四十六载，遥想当年，行则同舆，止则同席，球场拼搏，灯下对奕，翰墨歌弦，耳濡目染，同经十年苦雨，同迎历史晨曦，思之念之，不胜感慨！



作书



欧阳中石，1928年生，山东泰安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博士后导师；文化部艺术系列美术专业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曾任国务院学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在国学、逻辑、音韵、戏剧等方面都有较高造诣，在书

法艺术方面更是博学精深。

1985年在首师大开始主持书法教育。欧阳中石先生首先在国内建成了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生、博士后的完整的书法高等教育体系。1993年成为全国第一位书法博士生导师。经多年的研究和探索，他提出了“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采，赋以生机”的宗旨，将书法置于文化背景之中，研究书法的地位、作用和意义，视文化为书法的源泉。从而确立了书法研究院在全国高等书法教育中独特而鲜明的办学特色和道路，赢得了学界的称许，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

中石先生书法诸体皆擅，尤以行草享誉海内外，作品被广泛收藏。同时，他精于研究，乐于育人。主编或撰写出版《书法与中国文化》等学术专著多部，培养的不少学生已成为学界、书界重要的有生力量。



摄于家中

五一前夕，刚刚荣获2010年“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的欧阳中石先生领到了证书和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是国家最高荣誉，要评选出品德高尚、功绩卓著、贡献突出、无私奉献的先进模范人物，更好地宣传、学习先进模范人物事迹，树立时代典范，弘扬新时期先进模范人物的崇高精神，先生当之无愧。刚刚评选结束的第二届“首都杰出人才奖”

中，党外人才唱主角：中

国作协副主席刘冠军、百度公司董事长李彦宏、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桓英、国家一级导演张艺谋、首师大教授欧阳中石六位获奖者之中，除柳传志同志为中共党员以外，刘冠军、李彦宏、李桓英、张艺谋、欧阳中石等五人都是无党派人士，是党外人才中的杰出代表。“首都杰出人才奖”作为北京市级人才奖励的最高奖项，第一次颁奖是在2005年，它面向为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北京地区各类优秀人才和为国家建设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北京市各类优秀人才进行选拔。此次获奖的五位党外代表人士中有深入生活、勤奋创作，在当代具有重要影响的知名作家；有归国创业、引领创新，推动我国尖端信息技术发展的归国留学人员；有心系病患、攻坚克难，为提高我国重大疾病防治水平做出突出贡献的医务工作